

说戏者柯军

起念于说戏,亦归结于说戏,从而达到了一个出版意义上的精准文本:致一切热爱昆曲的人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柯军、王晓映著
2018年11月
《说戏》

像柯军这样一代昆曲人在背后的体行与力推,他们在传承创新上的建构与开拓,真可以说是强大、壮丽、了不起的事业。是的,事业,我用的就是其本意:这是一番事业。

听柯军说过,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昆曲人,不过八百人左右,要靠这“八百壮士”把六百年昆曲给结结实实地传承、传播并勃勃然生长下去,绝非坦途。开拓创新则更是没有任何参照系的冒险小径,而柯军所思甚多,着力亦久且灼灼然有不凡影响。

比如他对传统折子戏、他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夜奔》所进行的改编,形式极为大胆,内涵富有张力,以昆曲最传统的骨骼血肉为经纬,以存在主义与现代性的间离手法为纹理,一奔如箭,自古而今,超越民族、国界与语言,铮铮然直抵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的前沿地带。还有跨度更大的创意,是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大师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柯军带领省昆与莎翁故乡合作了一场“汤莎会”,把《邯郸梦》与《仲夏夜之梦》等莎剧片断进行了一场对话演出,不管是汤显祖的古老唱词还是莎翁的古典英语,昆曲的极简道具还是英式的华丽造型,都保留各自的个性,以图从最根本的源头来达到传统儒道文化与文艺复兴精神的某种融合与自洽。

演出前,英方很为难地告诉柯军,演出安排在17世纪建造的伦敦圣保罗教堂,舞台不通电……柯军一听却顿起灵感,顺势采用最原始的烛光来照明。演出时,柯军为挑出烫油中一根顽固的烛芯,被生生烫黑手指。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表演,演出后,还像对待什么宝贝似的,把那半截子蜡烛作为纪念品一直背回国内。这份疼痛,这疼痛中的滋味、情怀或类似幸福感的意味,实在不需说、亦不必解了。

说回他与王晓映女士合作的这本《说

戏》,这本书的好——11折戏目的经典性选取。夹叙夹议的阐释。个体温度的时光回响,岁月深处的血泪与汗水。柯军手书的工字尺谱与演出手记。简素至轻奢、空白乃容大的设计,令人不忍触摸。道具、服装与剧照的特写,如初识,如凝视——这些好,几乎每一条,都可以单独拎出来讲上若干,事实上,确实也有很多来自业内的激赏。我只补充两个小喜欢。

《说戏》的文本起初,是缘自柯军在南京艺术学院开设的“说戏”公益大讲堂,他利用周末时间,赤手空拳上阵,连说带演,把一出出老戏给掰开、分解、注释、画外音加内心独白,直把台下的年轻学生们听得引颈耸肩,互动勾连如一体。书稿不做任何复杂、宏大的附加值处理,起念于说戏,亦归结于说戏,从而达到了一个出版意义上的精准文本:致一切热爱昆曲的人们。我特别中意这一份本来面目的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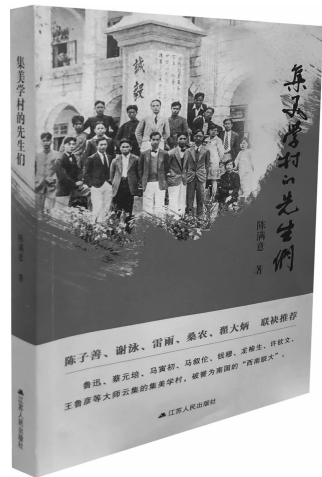
再一个喜欢。是11折的说戏,每一折里,都有少年陆诚的一张舞台速写,以及他与柯军的短短几句对话。需要简略介绍一下陆诚:写意画家、孤独症者。他从13岁开始看昆曲,最多的一年看过150场,从看昆曲开始主动接触外界、第一次与外人对话,并从观众变为资深昆迷、昆曲公号后台管理员、昆虫群群主、戏曲人物画家。关于陆诚与昆曲的传奇,甚为绝妙但也自然而然,是昆曲与现代人的恩泽互惠之一种。带着这样小小的背景来看陆诚与柯军的对话,就更有种不必回避的感慨万千了。他们在闲聊,在谈梦想,在回忆,在搞笑,在互相鼓励。他们俩这也在说戏,这人生一样的戏、戏一样的人生。这也是此书中我要格外推荐的一个喜欢。

——“陆诚,你到底喜欢昆曲什么呢?”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真的,我不知道,没有原因。” 鲁敏

闽南集美曾风华

该书最有价值最为令人感慨的是那些较为冷僻但又不该被人遗忘的诸多民国人物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陈满意
《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众人皆知西南联大旧事,既有宗璞先生的长篇小说,也有岳南等人的畅销文字,更有多种版本的关于西南联大的诠释解读;关于华西坝,也有岱峻等人的研究,传布于世;但关于集美学村,关于陈嘉庚,虽然也有片段零星文字,可如此集中梳理如此追根溯源如此不惮烦难如此黄卷青灯如此孜孜以求,实在是并不多见,称此书填补了关于集美学村研究的空白,并非场面上的套语、江湖上的虚言。

如今写民国人物的文章多如过江之鲫,此类图书更是招摇过市琳琅满目,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也有不少资料雷同望文生义,也有不少道听途说耳食之言,也有不少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而陈满意的《集美学村的先生们》却以极为认真郑重的态度、扎实刻苦的功夫,梳理勾陈出诸多或早已湮没无闻、或虽然知名但与集美的关系却少为人知的民国先生们,诸如叶溯、阮真、白采、蒋锡昌、施之勉、顾凤城等人。这些人物,大概只有专门研究此领域的学者们才会对他们略知一二吧?

陈满意的《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专章收文31篇,涉及人物大致近40人,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鲁迅、蔡元培、黄炎培、马叙伦、钱穆、马寅初、许钦文、王鲁彦、龙榆生等。对这些人物,陈满意并没有着力在他们的丰富人生命运起伏上下功夫,只大致交待他们的人生去处,而浓墨重彩在截取他们与集美学村的关联,这样的探究行文,节制内敛,不枝不蔓,娓娓道来。如今的黄永玉,虽然年届高龄,但仍旧活跃在大江南北,《收获》杂志还在连载其长篇小说,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湘西的大名人,却也与集美学村有着不解之缘。陈满意把黄永玉的长辈黄绶铭、黄毓熙提要钩玄呈现出来,告知世人,似有发掘出土文物之感。钱穆自然是知名海内外的大学者,但他在集美学村也曾留下过足迹与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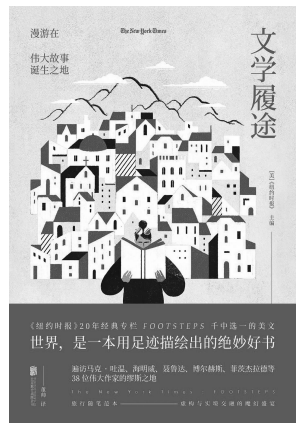
该书最有价值最为令人感慨的是那些较为冷僻但又该被人遗忘的诸多民国人物,也都被陈满意一一搜求爬梳出来,其中诸如马仲殊、方玮德、倪文宙、张宗麟、张书旂、吴德懋、张馥哉、施之勉、李鸿梁、顾拯来、阮真、蒋熙昌等,几乎都是或东南大学或南京高师毕业,或与南京也有过渊源,如李鸿梁还曾到南京为其老师弘一代过课呢;吴文祺的经历也堪称传奇,他与其父亲朱其凤的人生遭遇,《辞通》的出版坎坷,颇为令人唏嘘回味再三啊;斯诺的《西行漫记》,世人多知其出版与胡愈之有关,董乐山的译本也较为流行,如今京城有两家出版机构还为此起了诉讼;而谁又知道,倪文宙等却为此书出版,在当年不计名利,费尽心血,做出过不该被遗忘的贡献呢!

陈满意在书中还提到了方玮德的恋爱经历、英年早逝。方玮德的姑姑方令孺当年也曾在南京生活,就住在城南姥姥桥附近。白采这位家庭背景令人颇感震惊的江西人,居然有兄弟反目成仇、四哥被兄长杀害的人伦惨剧,而这位白采年仅32岁就去世了,“情海伤心失意人,改名易姓走春申。行为谈吐多狡俗,天马山前暂寄身”,世人多知徐志摩、朱湘之死,但白采之死,也是很令人扼腕叹息的啊。顾凤城,长相奇异,有着“朱太祖式的脸孔”,却原来,他与因《女兵日记》而名噪文坛的谢冰莹,还曾一度是夫妻呢!

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一样,都是因陈嘉庚而享誉中外、载入史册,陈嘉庚也因此被称作“校主”。就是在八闽之地海天如碧的集美学村,在那样艰危的纷乱时代,居然前后荟萃了如此众多的人物,授业传道,栽桃植李,而且还出版书刊,把集美校园营造得桃李芬芳,生机勃勃,真是一段不应该被湮没的辉煌历史呢! 雷雨

跟着纳博科夫捉蝴蝶

在《洛丽塔》成为经典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无数文学爱好者仿佛化身成了奎尔蒂——那个一路尾随亨伯特和洛丽塔的人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纽约时报主笔
《文学履途》
2018年10月

落,纳博科夫和薇拉在美国生活大多在公路上度过。沿着纳博科夫追蝴蝶的路线,琼斯进入怀俄明州,在里弗赛德小镇逗留,来到了落基山脉的大分水岭,然后是杜波依斯小镇、格拉蒂山口、畜栏小屋汽车旅馆、索尔特河、巴特山牧场……聆听文学源泉的叮咚声响,琼斯尝试用他的随笔重现那些声音。

琼斯写的这篇游记,《在美国西部,追随纳博科夫的脚步》,是《文学履途》这部集子的其中一篇。追寻所爱作家的足迹,来一趟文学朝圣之旅,是很多人的梦想。《文学履途》就是纸上圆梦的旅途。纽约时报自1981年运作了一个名为“文学履途”的专栏,作者都是媒体人或作家,他们驾轻就熟地运用随笔体裁,以如话家常的亲切风格,带领读者漫游伟大故事的诞生之地。现在精选汇集成了《文学履途》这本书,分为美国、欧洲、远方三个部分,一共收录了38篇文章,也就是说,可以38次近距离啜饮文学的甘泉。

场域的临近性肯定是文学诞生的必然条件。假如纳博科夫没有在西部游荡,《洛丽塔》的后半部情节大约要换别的面貌。凯鲁亚克必须在路上,才会有《在路上》这样广为人知的“垮掉的一代”的自传作品。尽管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海明威的足迹,但马德里是不一样的,住进特里普格兰大道酒店,走进雪莉酒吧,说起西班牙内战和《丧钟为谁而鸣》,更容易感受那座城市吸引海明威的魔力所在。

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履途》里俯拾皆是,构成了这部合集的支架。比如,普罗维登斯与洛夫克拉夫特,缅甸与蕾切尔·卡森,牛津与刘易斯·卡罗尔,日内瓦湖与雪

莱、拜伦,温哥华与爱丽丝·门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博尔赫斯,伊斯坦布尔与帕慕克……应该说,这本书里出现的每一处地名,都与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独特的地域唤醒他们的文学之魂,而他们的文字也赋予那处地方更丰富的人文景观。

有相当部分的经典文学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许多文学大师远离本土,把自己投入到陌生的环境里,对敏感的心智而言,逐渐认识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获得幸福感,母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也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迷人色彩。在里维埃拉阳光下,菲茨杰拉德找到了他的归宿;在罗马暮色亮起的霓虹灯影里,田纳西·威廉斯与他的友人纵情声色;在埃塞俄比亚,兰波找到安宁;在越南炽热潮湿的空气中,杜拉斯经历了一生难忘的恋爱疯狂……对于作家们而言,他们的身体和心灵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得到暂时的安顿,他们与之建立了共通和默契,得到了奇妙的感悟。对于喜欢他们的读者而言,这类旅行的价值就在于一种体验,即便有人为制造痕迹,至少心理上是愉悦的。

多年以后,卧室床下的那双旧拖鞋仿佛暗示主人随时可以归来,蒙波斯依然是马尔克斯小说里闷热得让人昏昏欲睡的哥伦比亚小镇,马德里街头的游客们观赏完斗牛还是会涌进酒吧大声欢呼……据说,20世纪90年代,有一批新的眼灰蝶被命名为“洛丽塔”,天哪,作为“纳粉”,有谁不想,跟着鳞翅目专家纳博科夫,一起去捉蝴蝶呢?

林颐

亨伯特带着洛丽塔穿越“像用碎布块拼成的被子似的48个州”,经过“充满神秘意味的桌子似的小山丘”,还有“墨水点染的红色悬崖上有松柏点缀,然后是一座山脉,颜色由褐转蓝,蓝色淡化为梦幻之色”,他们在沙漠里穿行,经常遭遇无休无止的狂风和漫天的风沙……在纳博科夫的笔端,一路西行的驾车旅行,铺展美国西部的荒凉风景。

在《洛丽塔》成为经典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无数文学爱好者仿佛化身成了奎尔蒂——那个一路尾随亨伯特和洛丽塔的人。兰登·Y·琼斯,《人物》和《财富》的编辑主任,也把自己变成了奎尔蒂。不过这样说并不完全,除了重复亨伯特和洛丽塔旅程,琼斯更感兴趣的是纳博科夫和薇拉的旅程。为了观测不同种类的蝴蝶群